



蒙恬列傳第

古史五十七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莊襄王元年驁爲將伐韓取成臯滎陽置三川郡二年驁  
攻趙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  
十城置東郡七年驁卒驁子曰武二十三年武爲秦裨將  
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武子恬  
毅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爲將攻齊大  
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  
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濊河據湯山透地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

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  
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起疏  
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始皇聞  
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  
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蹇  
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  
之群臣共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從高雅得志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

因有<sub>心</sub>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  
遣使<sub>以</sub>罪賜公子扶蘇及<sub>其</sub>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  
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  
怨之報還至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  
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  
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  
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于<sub>其</sub>  
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  
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

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切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請向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

名願本公為虜焉使臣得死情實且無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殺者之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是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曰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

公曰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  
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  
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  
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  
必孽子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滿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  
流而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  
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起臨  
沈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  
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蘇子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  
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  
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媮合取容咎亞  
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  
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  
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古史五十八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  
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  
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  
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詆脉爲名耳  
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爲晉大夫專  
國事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  
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病

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  
善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  
文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穀而歸從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實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中能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  
見鬼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  
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入於范魁之

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  
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于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血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于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如何時曰鷄鳴  
至今日收乎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  
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  
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  
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爲  
引案几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設

脉結筋擗髓脂撲荒瓜幕漚沆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  
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  
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言  
言爲不誠試入詆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頤舌撝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  
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  
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  
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  
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奪  
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  
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

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相侯而退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體病，使人召扁鵲。

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爭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蘇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

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  
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  
簡子在齊  
侯而未有號公之事號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齊  
秋之末齊栢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  
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  
安知長時無號公者哉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專諸列傳第三十六

古史五十九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任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  
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  
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子  
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十二年而楚王死  
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  
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不得還於是光  
請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  
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而兩弟將  
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  
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  
既酣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  
殺專諸王之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  
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為上卿

豫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  
名去而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  
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讓適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

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  
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中刑人則  
豫讓內持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  
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  
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乃為所顧不易邪何乃賤身苦形  
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  
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

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  
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  
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吾赦子亦已足  
矣子其自為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  
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  
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  
以發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於是襄子大義

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  
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  
人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  
亡云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十  
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聶政  
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怪其後固謝仲  
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彘  
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仲  
子辟人因謂政言曰臣有仇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

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并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  
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  
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在車騎而交臣臣之  
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  
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大賢者以感忿  
瞋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日嬰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  
遂西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  
幸而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  
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坐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為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國舉  
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皆  
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抉  
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  
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

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差乎嚴仲子知吾弟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  
里所請聶政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  
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  
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沒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  
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  
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  
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軻出  
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  
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軻游於  
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遂  
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擊筑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

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正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

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  
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子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  
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丹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撒席光  
坐定左右無人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得  
交於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戒曰丹  
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

請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  
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  
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  
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軻坐定丹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相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

臣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曰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丹恐懼乃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臣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臣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

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如何於  
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  
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楨其胷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丹  
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  
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軻有所待殺與俱其人居遠未

至而爲治行頃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丹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袒取  
道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  
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誚趙詔王尊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遠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泣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并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比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蘇子曰周襄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執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

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  
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  
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  
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  
三敗沫以上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  
沫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  
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  
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  
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  
而已使沫信以上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  
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

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刺客列傳第三十六

滑稽列傳第三十一

古史六十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  
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  
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  
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  
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  
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徇而以大夫禮葬之薄  
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  
爲槨楓楸豫章爲題槨發甲卒一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立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

宗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竇爲槨桐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

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至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曰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爲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

伯娶婦與祝巫六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卜家  
時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  
設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  
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所  
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  
其人民云豹曰至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  
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  
三老官屬豪長者父老皆會人民往觀者三二千人其巫老  
女子也已年七十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  
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巫為  
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巫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  
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  
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磨折嚮河立待  
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顧曰巫嫗三老不來亦之  
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  
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云歸矣鄰吏民大驚恐從是

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忘苦我然百歲後其父老孫思我言其後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絕驢道漢世長吏或以為十二渠猶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二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子賤然要為賢大夫矣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

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侯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奪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饌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  
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鞬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勸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  
罰目貽不禁前有愷理後有遺箴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  
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管三蠟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解帶聞燕喜言此  
之時疑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皆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矣羅長夜之飲以疑爲  
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義理始皇嘗置酒而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是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亦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三言呼萬歲旃臨壇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旃曰汝等  
三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皆  
三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圍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蓋  
三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之外公麋鹿觸之不足矣

嘉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心城旃曰善主上雖無言  
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信哉漆城湯湯竟來  
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  
遂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漢數年而卒  
蘇子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比呂以優笑有甚  
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  
石娶婦事發於解故巧而捷是以其賦之滑稽而實非也  
公以齊威王事元楚莊王今既正之然優一也  
稱齊趙韓魏五國記事者皆稱之過一也

漢書列傳第三十七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之集傳讀太史公書所負之詩  
書左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獲而遽以為書亦欲正  
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謫高安五年不得調職雖  
賤且冗而予僚許以間暇乃以其間終緝二傳刊正  
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七年九  
月得邑於歙明年至邑而病寒熱殆不能起病愈蒙  
恩召還為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遂以愚闇進當要  
劇與聞國政而性弱才短日不遑給回視舊學常恐  
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黜守臨汝不數  
月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監分司南京而  
居高安往來之間凡十有一年太守柳君平年老更

事憐予遠來其吏民亦知予疇昔之無害也相與安  
之於城東南陬得民居十數間葺而居之逾月而定  
借書於州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古史之缺明年  
三月而成凡六十卷蓋予十年所欲成就者俛仰而  
得堯舜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  
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所脫遺者于此  
而足非間廢有所不暇者也時季子遜侍予紬繹往  
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為之注後世可攷焉紹聖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眉山蘇轍子由志



漢古史攷每葉十一行二十二字宋刻之精  
內有二刻十行十九字本一十行二十字本與  
山不同自汲古後仙書目所未見  
者直其寶之壬寅歲莫藝風獲觀志幸  
芬航何帥收藏極富前數年為齋雲相  
裁入都曾得其影元鈔類編長安志極  
為精營系張英川故物此書出自崇竹堂  
皆由吳入秦仍由秦返吳矣

庚子中孟秋臨軍入都

聖駕奉

太后西狩吾友紹岑學士麻鞋開

道車赴行在比辛丑季秋扈

蹕北歸贈余在陝所得穎濱古史考校本十

二冊云是張芥航河帥故物前明為篆竹堂

舊藏余按冬心隨筆云古史六十卷宋蘇轍

纂著宋咸淳刻本也冬心從毛斧季得見全

書所言必有依據特表出之壬寅正月元忠

庚子歲

扈從西女無恙中得宋槧古史

考十二冊是芥航河帥所藏漢治古雅頗資

覽觀辛丑十月回京 君直世兄僑居舍下

暇時出以相質 君直激賞以為的是北宋槧

本余固奔酒不解噴藏既遭青眼不欲聽

其沈埋因遂舉而贈之甲辰督學兩院而

君直適來屬余跋之考殿瑣細目錄之學

向懶用心記向尤宜僅識投贈之故并以著佳

物之得所歸也光緒三十年甲辰八月毓隆記



若以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河。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其。自。道。來。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本。全。國。同。年。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敬。照。如。此。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魏。薊。州。中。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光。緒。十。二。年。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庚。子。歲。通。民。路。中。若。川。十。平。日。公。正。漢。中。所



